振窮 束吏
哀喪 馭衆
寬疾 用人
救灾 擧賢

牧民心書 第四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十

洌水 丁鏞 編

振窮 愛民第三條

鰥寡孤獨謂之四窮窮不自振待人以起振者擧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大司徒保息六政三曰振窮卽謂是也然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則惟貧而無依者謂之四窮其有財產者雖無六親不以四窮論

牧選四窮厥有三觀一曰齡二曰親三曰財年未滿六十能自食其力反已滿十歲能自行求食者不暇恤也雖無六親父母兄弟妻子爲六親尚有緦功之親家力稍贍可以收恤者官宜以

善言誘之以危言怵之使之収恤以時察飭而已不暇恤也
其有財産者不暇恤也〇三觀皆極真為窮人之無所歸者
於是乎官養之〇鰥而獨者月給粟五斗寡而獨者月給粟
三斗又全免其徭役選隣里有徳者使之館接〇窮而至此
者天下蓋絶無矣訪求一邑亦不過數人名大實小行之不
難何憚而不為哉一年所費不過數苫之穀而道接先聖名
流後世而足惜乎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等人五子近思録

梁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窮號曰神君

程伯子為晉城令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道者疾病皆有所養

大明律曰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収養而不収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粮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律令如此雖欲勿恤又可得乎

過歲不婚娶者官宜成之

越王句踐令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出越語○漢惠帝六年令曰民女子三十不嫁罰五算一算之錢百二十○古者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斯皆不得過之大限然男

子宜以二十五為大限不必拘也

任延為九真守民無嫁娶之俗女無敵對生不識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省俸助之同時相娶二千家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後漢書

柳仲郢在官不貸贓吏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

孔戣為廣州刺史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　趙清獻公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

王質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
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
咸寧雍公泰巡監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反二
年具與完室旣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稾渾無硯海上遺民盡
有家又曰了却四千鰥女願春風觧纜去朝天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
百金聽别擇壻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壻立家爾女得所矣
令卽日成婚
東岡李昆撫甘肅地邊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
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

昔之獲配者

李時顯爲鴻山縣監有貧不能嫁者官爲具資使毋失時

勸婚之政是我　列聖遺法令長之所宜恪遵也

經國大典曰士族之女年近三十貧乏未嫁者本曹啓聞量

給資財其家長重論

正宗十五年辛亥春二月　上悶士庶貧寠男女婚娶或不

以時敎京兆五部勸成期遠者趣之官助資裝錢五百布二

端月輒以聞時維西部申德彬之女年二十一金禧集年二

十八二人愆期六月初二日　上曰予念五部多鰥曠勸而

昏者無慮百數十人惟西部二人禮未克成爲在其導天和

而諧物性也事貴齊始政期勉終可勸德彬禧集俾完好事言既定 上喜曰匹夫匹婦爰得其所未有如金申夫婦機會巧湊非常可喜若此之奇也出李德懋雅亭集◯為民牧者能體聖意而行之則斯可曰盡職也夫天地之間其壹鬱不宣未有甚於男女之過時者讀周南召南諸詩斯可以知其情矣為民父母其可忽歟

每歲孟春選過時未婚者並於仲春成之

選邑中男年二十五以上女年二十以上其有父母親屬及財產有據者督成之慢者有罪其絕無親屬絕無財產者選鄰里有德者使為媒妁求匹以成之官出錢若布若干以助

之袍帽帶靴燭籠黑衣之屬自官借之若貧富交濟或兩窮相合而妝之一勸勝於凡民之百言何惜一言不樹此陰德哉

合獨之政亦可行也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合獨亦善政也每見鄉村寡婦或其身地不賤者雖有改嫁之志羞怯多端必有老猾牙婆陰謀秘計聚鄰里惡少乘夜竊負紛爭鬪毆傷風敗俗或以行露之情誣作強暴之辱既玷其潔又敗乃事曷若妝以禮勸之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乱此事雖不必發令宜諷諭百姓使之古意

哀喪 愛民第四條

有喪蠲徭古之道也其可自擅者皆可蠲也

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期不使

越語云句踐誓于民曰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劉向說苑曰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之喪者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鏞案雜記王制亦有不從政諸文鄭注以為蠲徭殆不然也○今兵曹及三軍門保錢保布不以喪蠲惟均廳之選武軍官許其喪頉（本音頤俗音脫卽有故之意）西路除番軍官許其喪頉○今宜畫定其法凡有父母之喪者自喪百日之內其

一應烟户雜役許其寬免庶乎得古意也然詐偽旣繁虛實難分斯不可不慮也

民有至窮極貧死不能斂委之溝壑者官出錢葬之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行路猶然況於為民父母者乎○平日宜傳令民間若有如是者隨即報聞其有鄰里親戚可以相恤者不必報聞相議斂埋旣不相恤又不報聞其有罪罰○報旣至官出錢數百俾斂其身又令鄰里親戚各出力棺而埋之

黃霸為潁川太守鰥寡孤獨有死無葬者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咸稱神明

范忠宣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訃刻石以記年月

尹享來為懐仁縣監嘗坐於堂聞有哭過縣門者問何人哭對曰民昨死今出葬耳又聞能斂乎曰貧不能即出錢使買棺以葬

其或饑饉癘疫死亡相續收瘗之政與賑恤偕作

周禮秋官蜡氏掌除骴死人骨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楬櫫也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今鄉亭是也以待其人

續大典曰京外癘疫時全家合沒而未得收瘞者恤典舉行
嘉慶戊午冬寒疾忽熾余在西邑首舉收瘞之政吏曰無朝
令行之無功余曰行有令矣五日五日修死亡之簿其無親
屬者官出錢斂埋如是月餘朝令始到監司督簿急如星火
他邑皆倉卒修簿累被論責余以已修者上之怗然無事吏
亦大悅

式有觸目生悲不堪悽惻即宜施恤勿復商度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
人營理喪具者公亟命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
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賻給之使畢其

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鄭瑄曰有一等沮善者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為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必先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給可知也

或有客宦遠方其旅櫬過邑其助運助費務要忠厚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来時煖熱去悽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趙清獻公得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造舟

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悉授以舟復量給賻物歸者相繼於道

白江李敬輿以丁丑四月為慶尚監司時清兵新退遂損廚傳屛聲妓不轎不蓋專以吊死問孤撫循勞来為急時被兵者多饑饑顛連公飭諸邑務先存接繼出營穀數千斛以餬之其死而不能還葬者令縣次給夫或牛車傳送尤貧乏不能斂者至給棺衾仍大蠲當路州郡他調以償其絶繂之役由是生者賴以活死者賴以歸葬不可勝計矣

趙丈榮慶牧黃州時余為迎詔使同坐政堂聞喪轝過去問

之曰邊守死於官令歸葬也趙公輙名吏致慰于護行者具粥飯以餉一行致賻錢三十兩既而不復出吊余問其故答曰旅櫬過邑致餉致賻古之道也然吾本不知死亦不知生吊則無名也

鄉丞吏校有喪有死宜致賻問以存恩意

古者朝臣有喪國君必躬吊之視其小歛視其大歛歛有贈檖葬有贈幣推其義也守令為官吏宜亦有恩䘏令曰官長卒吏屬齊衰蜀譙周曰權假斬衰代至而除（見通典）以至後世亦皆齊衰將責下報可無上施凡吏校身死或遭其父母之喪者宜以紙燭致賻饘粥勸飲鄉官曾在左右者或死或喪

宜亦如之至其葬也以一盃之酒二豆之肴遣禮吏致奠未可已也○鄉校齋任其我來後行公者宜亦如之雖外村風憲其累月行公顏面親熟者亦宜一例○境內有朝官出身及孝行才譜曾經薦報及太學生或文藝超等者宜亦如之○侍奴門卒一應官屬皆宜有饘粥之慰

寬疾愛民第五條

廢疾篤疾者免其征役此之謂寬疾也

周禮保息之政五曰寬疾鄭玄云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漢法也寬也者寬免其征役也啞者閹者不妨食力聾者賣筮跛者結網亦或有自給者惟其篤廢者在所顧恤

今之牧者强戾不仁村婦抱乳兒訴于庭曰此兒入于竈今已瘸矣新差選武軍官乞蒙寬免牧曰不猶愈於田中之草偶乎不聽嗚呼牧而如此尚可以爲牧乎凡聾者啞者几者閹者不可簽也不可徭也

罷癃殘疾力不能自食者有寄有養

聾者跛者瘸者癩者爲人所賤惡又無六親流離不安者戒其宗族自官保授使之安接○其絶無親屬無可依據者尋其鄉里擇其德者保授蠲其雜役俾防其費余崇龜守江州風雪大作公冒雪往江亭親加存撫人與錢米丐者給楮衾病者增拥安養院以處之

軍卒疾病困於凍餒者贍其衣飯俾無死也

晉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張綸為江淮發運副使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瘟疫流行蛮俗多忌撫之療之俾無畏也

辛公義時人（隋文帝）為岷州刺使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癘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供其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

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去〇凡瘟疫傳染皆由鼻孔其病氣凡避疫之法當以不嗅氣為限界凡問疾宜於上風處停立見烟气可知風勢辛公義適氣實故不染耳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

許相國積為賑恤提調身至瘟廠察視病人監瘞死人柳將軍赫然亦不畏瘟西池上有全家疫死無人歛埋柳公親自歛之

瘟疫麻疹及諸民病死亡夭札天災流行宜自官救助
經國大典曰病貧乏不能買藥者官給外則本邑給醫藥
宋嘉祐中黃州民病疫瘴大行得聖散子痊活者不可勝記
蘇東坡撰文勸石以廣其傳聖散子之功益著徽州鄭尚書
在金陵用此方治傷寒活人甚衆○聖散子者蒼朮製防風
厚朴薑炒豬令澤瀉煨各二兩白芷川芎赤芍藥藿香柴胡各
半兩麻黃升麻羌活獨活枳殼吳茱萸泡細辛藁本茯苓各
七錢石菖蒲草豆蔻良薑各八錢甘草二兩半大附子一枚
右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二種棗二枚煎八分稍熱服○張介
賓曰治一切山嵐瘴氣時行瘟疫傷寒風濕等疾有非常之

功如李待詔所謂內寒外熱上實下虛者此藥尤效通神大能散寒濕驅除瘴瘧實有超凡之效也○茯菴李基讓爲支義縣監值瘟疫大行製此藥以施下民旬及清州沃川所全活不可勝數○余在康津值嘉慶己巳甲戌大饑厥明年春瘟疫大行余以此方傳之所全活亦不可勝數或用泡附子無露亦用生附子乃奇驗也（本方無泡字）○爲牧者若值瘟疫宜用數萬錢大製此藥令醫吏輕價賣之可以廣濟也其價本輕（一貼不過錢七葉）雖貧民不難服也○或云北方不如南方之效理或然也大抵饑饉之餘民氣虛損輕者溫散甚者溫補（熟地當歸桂附等）乃可全活其用寒涼者多敗事

麻疹盛行人多夭札其方甚多昔孟介石時著一方募人廣施輕者三五服重者六七服亦多痊活〇其方曰紅花三兩石膏煆二兩乾葛當歸尾桑白皮各一兩荆芥地骨皮桔梗各八錢枳角六錢赤芍藥牛蒡子陳皮各五錢貝母甘草各四錢薄荷三錢右細末每用末三五錢水煎服〇其有蟲格三焦以生變症者李獻吉製二史三肉湯亦多奇驗其方曰苦楝根白皮三錢陳皮山查肉各二錢木瓜五片烏梅五箇川椒去目炒二十粒使君子肉一錢水煎調雄黃檳榔末各一錢服〇此二方宜亦試之

流行之病死亡過多救療埋葬者宜請賞典

嘉慶戊午冬寒疾忽熾死者無算　朝廷令富民救療歛埋
許授三品二品之資余在谷山府以　綸音曉諭應　旨者
五人旣而枚報于上司上司謂他邑無奉行者一邑之民不
可獨奏遂格不聞余卽飛報政院曰從今以往　綸音聖旨
民將不信非小事也亟宜　謄奏如其不然吾且入京上疏
矣政院以奏　上大驚監司越俸二等五民皆授品資

救災 愛民 第六條

水火之災國有恤典行之惟謹宜於恒典之外牧自恤之
備局要覽曰漂沒頹壓燒燼人家未滿百戶者考例顧恤大
戶米七斗中戶米六斗小戶米五斗過百戶以上各別顧恤

大戶米九斗中戶米八斗小戶米七斗渰死覺死燒死恤典
各皮雜穀一石（覺俗字也虎哩曰覺十五斗爲一石）○凡恤典例以還米出給
還米皆粃糠而已凡給恤典牧宜目前舂鑿以須之其耗損
必多每一石牧出米三斗以補之其未滿十二斗者宜令倉
吏當之○恤米之外牧躬臨其地就附近私養山借伐材木
論定其價許除山主徭役限年勿侵當價而止（山主無罪不可以白徵）
若株數些小不必然也○又於附近倉廩出空苫優給之○
被災人家其貲產饒富者但給空苫勿材木（空苫俗謂之空石）
凡被災民戶宜蠲徭役一朞而止○渰死燒死者一夫之厄
也若其破其家又損其身者恤典不可疊施從其厚者○虎

咬死者恤典之外不必加焉但當獵虎以報讎而已詳見除害條

凡有災厄其救焚拯溺宜如自焚自溺不可緩也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風反而火尋滅○案此誠偶然耳然昆於此時必涕泣焦燥其至誠惻怛有足以感動天心故江陵之民歸功於縣令若冷淡叩頭而止則必無此言

許份知鄉州本於誠信一日河漲幾沒城公焚香移文水神復故道終不為害人奇之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溢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親執圭璧沈水神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

尊終不去及水盛堤塜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漸却○宋士陣知遂寧江有堤水齧其阯士陣率胡牀坐隄上左右請避去不許移時水落時人比比王尊○陳希亮守滑會河溢魚池堤且凌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凌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起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蘇軾自密徙徐時河凌匯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曰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晉陵張公治信州夏六月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夜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公趨譙門坐其下飭吏士拯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王荆公集）

黃進為同福縣監適值大水人民漂沒公親自拯之有老嫗既免而呼曰亦取我瓢子也

思患而預防又愈於既災而施恩

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陝中民家地卑水近者宜於平日

戒其遷徙若已成大村不可移動者宜於夏月預備舟船又凡大村宜飭鑿池貯水或置甕貯水又凡救火之法以草席苫廬(俗名曰網席)濡水以覆之(濡物救火見春秋傳)若仰屋潑水徒勞無益也通邑大都如平壤全州者宜備水甕十餘具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備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程文簡琳守益州正月放燈吏民聚遊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眾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

唐王仲舒爲蘓州隄松江爲路變尾屋絶火裁賦調常與民爲期民不爲擾

洪處厚爲義州府尹民俗皆茅屋數有火患公用唐韋丹故事以導民自是民多瓦屋而邑無火憂見韋丹事工典

後漢任文公知有大水自貯大舟至期果大雨水湧十餘丈漂壞廬舍

宋陳良器知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遑擾不知所爲公須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

李命俊爲西原縣監邑治近大溪素有水患一夕水鳥来集

官庭公曰此水祥也戒吏民為水備未幾水大至八城漂廬舍民賴有備得以全活

若夫築隄設堰以捍水災以興水利者兩利之術也

其有前人羡蹟並詳川澤條茲不疊述○余家洌水之濱每夏秋大水立見漂屋流下有如春澌或雞鳴屋上或衣挂楣間今年如此明年復然斯皆民牧不居民之過也古者司空以居民之法公授羣牧見於史記古文湯誥咸有一德可見一班凡縣邑在大水之濱者牧宜巡行水村其有漂沒之慮者宜飭高遷其在大山之根者宜於村塢之後別築長堤以捍其暴急不可忽也

其害既去撫綏安集是又民牧之仁政也

程伯子為鄠縣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昔金校理熈采知長連縣時大水九月山崩壓沒者三十里人命殞者禾稼傷者至不可算公出梘百姓迎哭公下馬執民手同哭百姓感悅謂死無恨哭定詢民所願即自山下馳徃巡營邑不入凡民所願悉要狀聞爭之終日監司苦之謂公仁而昧事狀請與能者相換銓曹許以安峽縣監相換公將

棄官歸百姓遮道靰鞚圍之十匝公留村家十餘日民小懈弛備公得乘夜脫身逃歸百姓會哭于境上如孩失母由是觀之牧民在仁不在政也

李判書書九為平壤府尹司卽監時平壤失火公私廬舍延燒殆盡府尹措畫有方營葺有法官廨數十區民家萬餘戶一時頓新而民無蕩析者至今猶思其惠

飛蝗蔽天穰之捕之以省民災亦可謂仁聞矣

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援振貧羸薄稅歛蝗飛八海化為魚鰕）案埤雅蝗即魚卵所化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水及故處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處

則其子久閣為日所暴乃生飛蝗或以為鰕子

梁蕭脩為秦州刺史郡有蝗脩詣田所淡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群食蝗殆盡（案元成宗時蝗蟲食苗成宗祭之忽有鶖鳥群至蝗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盡滅亦乎謠之言

宋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將及境偶遇大風乃退飛隨墜水而死（案史稱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境宋均為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至九江輒四散卓茂為密令歐陽玄為蕪湖令蝗皆不入境王況為陳留太守蝗高飛去斯皆杳茫之言不可以取定也

宋米元章為雍丘令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禁瘞後仍
舊滋蔓貴令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司
移文載保正之語牒雍丘縣請各行打撲収埋本處勿以鄰
國為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蟲原
是飛空物天遣来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何不打
回来傳者無不絶倒

陳幼學知中牟縣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
石乃不為災○案漢平帝時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詣吏者
以石斗受錢唐開元時姚崇奏遣捕蝗使分道殺蝗石晋天
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捕蝗者救蝗之要法也

新羅金巖爲浿江鎭頭上嘗有蝗自西入浿江之界蔽野百
姓懼巖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盡死（按吾東本
無蝗災余生六十年未見蝗蟲而新羅之時乃有此災

牧民心書卷之十一

洌水 丁鏞 編

吏典六條 束吏 用人 擧賢 察物 考功

束吏 吏典第一條

束吏之本在於律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民以土為田吏以民為田剝膚椎髓以為耕耨頭會箕斂以為刈穫習與性成認為當然不束吏而能牧民者未之有也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天下之達道也牧之所為不足厭服而惟以束吏為主令之不行禁之不止威之不振法之不立自荒自淫而嘗曰吏俗極惡者不通之論也○俗吏每以

嚴刑猛棍為束吏之本然不廉不慧以猛為主其弊也亂

忠簡公趙鼎在越唯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曰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出唐書）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

高麗琴柔玉沽（二人名）俱知大丘郡郡吏裵泄狡猾而機警舞文守令多倚以為政泄晚年謂人曰前後守令我皆辜居唯琴柔玉沽侍居耳

柳參判誼牧洪州洪州吏習之奸猾甲於湖右而公清儉自持至誠愛民吏屬咸悅蒲鞭不用而毫髮不犯余以此知律以爲束吏之本

齊之以禮接之有恩然後束之以法若陵轢虐使顚倒詬遇者不受束也

曹彬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朴娯菴知警云昔先君爲宰時戶長吏房有罪則先遞其任然後罰之此 勵廉恥之道也 冶谷三官記

相望點考之外出其不意無時點考非禮也俗謂吏屬出村侵虐小民故無時點考使不得任意出入然吏之行邑不亡

躬出遣其子弟亦足侵民何可防也中夜舉火呼張喚李㪅令顚倒反損威重凡時有職任者例不遠出唯無任閒居者時有此弊府中或有閒雜事務名而使之不即入来者知其出村便可施罰不露形跡自就圍束無時點考不可為也若奴隷之屬别點亦可然抽籤呼名亦足以警不必按籍而悉呼也

吏之曲腰不知所昉今京司諸吏俛首而已未嘗曲腰鄉吏何獨然矣余嘗䂓之及處南土知曲腰之法本出古人深意不可變也吏之為物驕逸放恣眼無官長顧指士民若無曲腰之法其所自處尤益尊大不可制也然項索掛石倒懸垂

地皆是駭舉君子所不爲也其或慢蹇者徐數其罪不曲腰之法
使伏磚上稍時命退無妨
其有父母疾病及意外災厄官且撫存拯救有恙致賻有慶
助具然後惟其上竊下攘之罪是防是懲則吏未有不軌者
也○吏蠖屈蟻行應對如流官俯視如蟲豸時以小智淺術
顛倒闔闢自以爲握之放之惟意所欲不知此輩如逆旅之
主慣經行人誠僞虛實豁然在目比肩伏庭相與嗤然竊笑
及其出門譏嘲萬端將何益矣但當以至誠待之知之曰知
之不知曰不知有罪則罰之無罪則恕之一循常理無用覇
術斯可以服其心矣

居上不寬聖人攸誡寬而不弛仁而不懦亦無所廢事矣

楊龜山云孔子曰御下以寬然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胥吏便来作弊五子近思錄○又曰做守令如胥吏沘滞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陶耕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多怒色做官爲衙前們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息齋摭言云李世靖經學精熟訓誨不倦一時宰相多出其門吾兄弟亦門人也顧無才幹出知青陽縣崔叔生新除觀察使一時門人皆以青陽付囑曰吾師學問清操慎勿妄貶崔公唯唯而去初考罷黜及歸諸宰往見曰湖西一道豈無猾吏而催科政拙者居下乎崔曰他邑雖猾只是一賊民猶可堪青陽雖清六賊在下民所不堪（六賊謂六房之吏）由是觀之雖文學淹博不知吏者不可以牧民也

誘之掖之敎之誨之彼亦人性未有不格威不可先施矣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待下吏恩惠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在東

郡三歲行禁止断獄大減為天下最
魏霸治郡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
之吏皆懍懃息訟
鍾離意拜瑕丘令有吏行盜不忍行刑罷其職而放歸其父
曰此以義刑人者也乃令子飲藥死
唐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賈敦實謂之曰政在
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亦為之稍減
唐許圉師為襄州部有受賍者圉師以清白箴賜之其人自
愧更為廉士
陳希亮為雩都守老吏曽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

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

高麗鄭云敬為安東判官州吏權援嘗與云敬同游鄉學至是持酒肴求謁云敬召與飲謂曰今與若飲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不汝貸也

誘之不牖敎之不悛怙終欺詐為元惡大奸者刑以臨之

史記酷吏傳云甯成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韋昭云急也

柳公綽節度山東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犯法法在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唐真源縣有豪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反張巡為令即誅之

宋鄭戩知開封府府吏為士元者通結權貴恣為奸贓權柄多出於士元京師號為立地京兆戩收士元案成流於海島都下肅然

況鍾宣德間為蘇州知府郡號煩劇難治遂擢鍾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可獘蠹輒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期月一朝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勑未嘗宣今自宣勑旣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

命別令以屬若等速以善户惡户報来善者吾優視之甚則
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
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伱某作如此擬應竊賄
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辯鍾命引出曰吾不
能多耐煩命裸之俾阜隷有膂力者四人舉一胥擲空中攧
死之阜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虐
虐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阜懼如命立斃六人命
屠人鉤其髮拖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庸懦者十餘人
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藉人稱之曰况青天皇明通記○
案懲惡誅猾自有常刑何必攧死之為悖酷吏之慘覈不足

以服民心也

高麗權𣈆爲慶州留守司户有盜民租者磔其腦于庭觀者股慄忠烈初徵拜典理摠郎

高麗田元均知陜川郡清廉不受苞苴其撫細民未嘗不循哀惻及繩猾吏鋤理甚威發奸摘伏如神一州敬憚決獄乇詳審雖棒楚者皆曰田君決之

李正英爲嘉山縣監邑有黠胥倚使府凌官吏奪民産至爲榜楚私胥窮蒻公治其罪而還其所奪胥又訐逞忿毒公知狀以言巡使請究其罪既諾中改公竟杖殺此胥小民歌舞

李永輝爲林川郡守吏屬強悍多姦猾侵暴公摘治其乇者

嚴科條使相伺察諸村里寺店禁不得到以此民間晏然東
下旣嚴吏皆知畏於是息有以風動之郡之二吏稍持廉矜
而以孝友聞於鄉名賜酒食曰汝有此特行當求忠於孝必
盡心職事勿欺官長毋取罪罰以危父母二人感激自誓凡
所委必用誠諸吏亦自奮勵民有以常儀饋吏者吏不受饋
者潛買其家吏覺竟還之盖苞苴之俗幾絶焉
閔晉亮爲坡州牧使邑有猾吏憚公剛明約其徒一時逃散
要使公去公凝然不動名村民使令而曰逃者之田將自官
収穫以充雇價未浹旬稍稍還集公亦不問以安之
李判書曾益爲全羅監司府吏崔致鳳巨猾首悪也一路五

十三邑每邑必有二三奸吏皆締結致鳳特為盟主致鳳歲以錢數十萬兩分授諸奸吏使幻弄倉庫作錢立本萬民受毒每每監司遣吏校廉問守令贓否必先受致鳳風旨及其歸也必以所錄先示致鳳守令廉謹執法者皆陰中之其貪鄙不法者及奸鄉猾吏入於所錄者致鳳皆脫出之劄其所錄送于本人以樹其威德一路側目久矣李判書下車十餘日急拿入諭之曰汝罪當死棍之杖之猶未死移囚三四邑至于高敞促納物故狀致鳳乞貸命以待明日午時縣監不聽遂死于高敞蓋致鳳締交宰相至是分遣三子以畱其生若至明日午時庶有生道故也時余在康津見奸吏數人恐禍反己悚息焦心為之骨立數月而後

乃能少安首惡之誅其風聲如此

[illegible]須於布政司外立碑鐫名永勿復屬

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旣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紀惡碑○案紀惡碑即上古帝王之法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而殷彝周鼎皆刻饕餮之形有首無身以象刑戮以寓警戒此本紀惡之義而山海經又以饕餮檮杌皆作惡獸之名故此義遂晦耳近見御史察使或執元惡鄉吏刑之配之非不嚴矣此吏權力素重轉眄之頃安然在家指顧之間遂已還職行惡如故莫之誰何余謂御

史察使既發其罪遂於布政門外刻石紀惡此石未泐不得復仕則必能懲其惡矣士大夫陷於贓汙或至終身不敘元惡鄉吏則斂忽而脫蔑法如此不亦疎乎

牧之所好吏無不迎合知我好財必誘之以利一為所誘則與之同陷矣

每見官長初到其發號施令多有可觀既到數月為吏所誘則反舌無聲而腐鼠其嚇矣

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官偷災

十結（災告蠲稅謂之災）吏之千結不可禁也官防納一結（餘結徵米者）吏之百結不可禁也官糴穀百石吏之萬石不可禁也百事皆然豈不哀哉

性有偏辟吏則窺之因以激之以濟其奸於是乎墮陷矣

包拯尹京号為明察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約曰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号自辯既而引問因如吏言吏訶之曰但受脊杖何容多言包謂市權杖吏特寛囚罪不知乃為所賣小人為奸固難防也（　）案此所謂兵法之反間也欲奪則請予欲囚則請放欲西則擊東欲左則牽右以激其偏僻之性則雖以包閻羅之明斷亦未免陷於術中豈不嗟哉君子持心

公平算有先定不為物撓不以怒遷吏無所容其奸矣

不知以為知酬應如流者牧之所以墮於吏也

吾東之人文臣專習詩賦武臣專習弓矢此外所學即馬吊江牌挾娼轟飲而已上焉者竊九宮八門之理河圖洛書之數凡此數件於人間萬事絕無所當唯弓矢為實務亦與吏事無涉一朝去家千里兀然獨坐於羣吏萬民之上任之以平生不夢之事其逐事瞢昧於理當然乃牧以瞢昧為恥以不知為知一應發號施令皆不問曲折隨手著押酬應如流自處以周通不滯此牧之所以自陷也凡出一令一牌宜向首吏該吏採其根荄達其枝條直窮到底自心爽豁然後乃

肯押之不過數旬明達事務靡不通矣余久居縣城每聞新官生澀採根者其老吏議之曰其兆可若其酬應如流者相與笑之曰其兆可知束吏之要覽在是矣

吏之求乞民則病之禁之束之無俾縱恣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不忍欺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吏顧不當乘威力強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

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卓茂者鄉愿之鄙夫也（其行事本然）民之訴吏例不盡言民舉其一牧反其三乃得其情今也不疑吏橫唯咎民險不亦昏乎民若樂遺必無此訴不樂而遺必有隱情豈可徑謂之弊民乎小民如小兒疾痛疴癢不能自言縱一言之不能明言咥乎其可哀也已

後漢吳祐為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北史宋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爲嚴整

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書叅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此亦有弊之言近世宰相習聞如此之言一切是非善惡皆欲混沌而不分民之受傷者多矣總有權衡不可膠也

叅山録云猾吏驕奢淫佚及其敗也巡行村里求乞錢穀或以本村還穀許其除留以納逋欠牧之知幾先戒曰汝犯此罪之罰無赦既而廉得之照法重繩不可原也

員額少則閒居者寡而虐斂未甚矣

周禮府史胥徒皆有定額若鄉黨州族即京城五部之類也遂縣酇鄙即畿甸列邑之官也然其府史胥徒皆有定額則中外之吏無異制也然且府史之數其額極小太宰大司徒衙門府不過六人史不過十二人胥不過十二人惟徒百二十人遂人府不過四人縣師府不過二人虞夏殷周之制吏額之絶少如此古聖人爲萬民慮若是其深且遠矣吾東之制全不師古京外吏額莫不淆亂京司猶有定額外邑全無限制多或至數百（安東羅州等）少不下六十曹儕羣居黨比傾軋傷風敗俗所爲兇惡然且房任稱要者（房任職窠也）大邑不過十窠小邑不過五六縛頭爭門僅獲一窠摑掌奮臂思得一產

其行盜作奸剮膚咂血容有旣乎鄕吏定額之議其来已久
故將臣李漢豐屢有 筵奏暗行御史李勉升亦有書啓而
大臣藩臣視為閒事任其潰裂良可歎也〇今宜以田結多
少畫定吏額每田結結置吏五人萬結之邑置吏五十蔑不
足矣〇吏之減額吏亦願之但云監司巡歷探候吏待派差
至廣非數十人所能為也此事之外都無所拘大抵今之監
司萬瘼之本衆弊之源凡外邑之事推究弊原皆抵監司此
其一也〇總之吏額汰定非牧所能然老者去之稚者去之
每田千結置吏五人試其文算可居職任亦可以粗成規模
不可一任其雜亂也如東萊義州人多地狹處宜視民戶之數以定吏額

韓魏公為益州安撫使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

趙豫知松江府擇良家子謹厚者為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

藥泉南相國九萬嘗在兵曹汰吏者近百人尤菴上疏曰府史胥徒實耗國之大蠹不可不省汰今兵曹所汰近百誣謫朋興然其利益已不貲矣伏願 聖明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爲〇毋論中外汰吏者當今之急務也有額有利之不敢輕犯法矣

胡太初曰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故人人皆有愛惜己身之意臺郡如巡營縣吏則不然無額無廩而縣官日用則燈燭柴

薪無不買辦縣官生辰則星香圖絲皆欲備供士夫經從輪次排辦臺郡文移索金遣人財何自來不過欺取民財耳( )

案此中國縣吏亦無額無廩若其供辦之勞又甚於吾東之縣吏也( )吏之稍廩不可遽議唯大革田制始可經紀詳見余田制考今姑畧之（括出隱結之半以為吏廩亦有餘矣）

通考載吏祿之法云宋英宗四年頒募役法於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賦祿唯以受賕為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

○神宗熙寧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

五十儲之以祿吏　斯皆苟且彌縫之法令不可取則也
經國大典曰鄉吏特立軍功者一子免役中雜科者並免子孫役○又曰連二代立役則雖許本非鄉孫勿聽○又曰厭本役而逃者同類人捕告十人以上免役二十人以上並其子免役九人以下則每一人免三年役○按國初法紀嚴肅吏術剛廉郡縣小吏不足以贍其八口故視為苦役逃者相續至以捕亡者為功立法如此其民生之安樂可知也今也鄉吏入仕者爭門碎頭如赴科官小縣之吏或近百人不可相容於是私自設法或父子不許同仕或兄弟不許三人利厚味濃於此可見而民生之憔悴亦可知也謀國者可不慮

乎

今之鄉吏締交宰相關通察司上藐官長下剝生民能不爲是所屈者賢牧也

萬曆以前吏攢未甚倭寇以來士大夫祿薄家貧而國中之財盡入於五軍門養兵於是貪風漸長而吏習隨壞數十年来日甚一日今至極盡地頭余在民間揆究弊源一朝貴受賂也一監司自封也一守令分利也○其締交宰相厥有三路一曰謫交二曰宮交三曰由交謫交者何也貴臣謫降其奸猾揣時者伸手攀之慷慨忠憤有若尚氣好義者然貴臣初逢流落窮愁沮慼忽遇此人感鐫骨髓防禁方嚴而此吏

通其書信飲食方苦而此吏継之酒肉他生冥報與之相約
一朝世局翻變龍起洛波則此吏薫天勢焰與之同隆不惟
是也貴臣流落猶有其黨尚秉朝權謫中所請其施必迅金
鷄未唱而先享其利此吏之所以好義也既交之後土紬細
布珍鯆大鰒委輸其門於是守令辭朝先託此吏監司飲餞
已聞其名上官之朝進而賜顔行部之日名而賜饌於是退
而行邑無天無地此其一也官房田庄多在遠方宮房之孫
又多權門照管庄事遂得締交得勢行邑亦如上法此其二
也所謂由吏吏房出舊官解由者謂之由吏凉則絶之炎則締之受之者不
知我炎但見彼忠以賂爲贈以囑爲乞盡力推薦以固其交

得勢行悪皆如上法此其三也○上官之日名羣吏令曰我
来之日某宰託某吏係是令前姑不深治自今日下令之後
如有一尺之札復入官門則厥吏嚴刑一次永汰勿叙官不
食言汝其觀之遂以此令大書刻板揭之吏廳如有犯者如
約勿貸○余久在縣城之中見縣令黜陟專在吏手巡營邸
吏與吏相應虛譽寃誣惟意所欲此由監司縱吏廉問信為
腹心故也曲在監司非牧之所能救也然是非之心得於天
賦牧之所為清明無累則縣吏邸吏亦不為是若其所為不
法而謟附奸猾欲免其害者一孔纔防一孔又潰終亦無益
唯有自修二字猶為遠害之良策也○大典有原悪鄉吏條

其律至嚴若是者殺之而後乃除民害然守令無殺人之權宜啓議於監司以圖行法

經國大典曰元惡鄕吏操弄守令專權作弊者陰受貨賂差役不均者收稅之際橫斂濫用者冒占良民隱蔽役使者廣置田庄役民耕種者擅行里閭侵漁營私者趨附貴勢邀避本役者避役在逃隱接村落者假仗官威侵虐民人者良家女及官婢作妾者許人陳告亦許本官京在所（本邑人仕於京為宰相者名曰京在所）告司憲府推劾科罪犯徒者永屬本道殘驛吏犯流者永屬他道殘驛吏受令知而不舉劾者以制書有違律論

○按法非不具患不行耳　祖宗法制如此無故廢之不用

抑何故也京在所舉劾之法使上下中外血脈流通風聲振動小民之幽寃隱痛得以邕達此法廢而郡縣小吏放恣無忌天地不怕矣噫將若之何

首吏權重不可偏任不可數名有罪並罰使民無惑

胡太初曰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為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乞與也）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每見昏官並以首吏認為腹心中夜密召以議庶務吏之所以媚悅其牧者不過田稅作奸倉粮翻弄以取其羸羨賣訟粥獄以吮其賄賂而已牧食其一吏竊其百而烹罪既發唯牧當之

不亦悲乎

一謁宜禁白布衣帶

凡受參謁牧著朝冠(烏紗帽)吏屬安得以白布衣帶入庭乎今京司參謁書吏皆著紅團領法本然也惟在喪起復者許其墨笠墨帶(起復者許勿入庭參謁但令出入府中以稟事)

吏屬游宴民所傷也嚴禁屢戒毋敢戲豫

官吏挾娼會飲本有刑律近見為牧者縱其游宴登山汎水歌舞迭作百姓見之疾之如仇讎吏行其樂牧受其怨不亦妄乎宜嚴禁之○或時和歲豊春暄秋晴而府中小事息欲一虎宜令白飯青蔬登山臨水為淡泊之會

吏廳用笞罰者亦宜嚴禁

小吏奴隷之私相戒飭者不必盡禁然決笞十度以上宜令稟而行之　凡下民之不隷官者毋論邑民村民一笞不可許也亦須先期約束俾勿犯也

每月作下吏履歷表置之案上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李壽聃都倉色吏房吏房戶長吏房吏房　都書員戶長戶長戶長

柳宗永工房　戶房　紙所色　公事色　兵房

盧景植刑房均役色刑房大同色北倉色戶籍色刑房　都書員

李膺福入仕　禮房　軍器色　戶房　兵房

崔斗一 入仕 刑房 南倉色 官廳色 兵房 都書員 歲抄色 戶籍色 都倉色
尹啓萬 入仕 工房 客舍色
金宗仁 入仕 刑房 御營色 西倉色 禮房 都書員
鄭有年 入仕 工房 公事色 禮房
朴在臣 入仕 刑房 禁衛色 東倉色
安得春 入仕 工房 禮房
右但作十人十年之表已而若作正表宜作二十年之表如
上法 覽表則某也屢經權要某也每居閒散某也多能立
是奸猾某也無智不足任使皆瞭然可知居官旣久或其人
才堪任使特以恬退之故不能差任者歲首差任之時量授

要任可也

吏之作奸史為謀主欲防吏奸怵其史欲發吏奸鉤其史

史者書客也倉穀反弄雲渝霧變知其事者史也田稅偷竊山藏藪伏知其數者史也吏本麤率領其大體史乃精密分其細條為民牧者先以剛嚴之威怵其心膽復從别岐鉤問奸狀許赦其罪則不測之竇有時乎呈露矣

牧民心書卷之十二

洌水 丁鏞 編

馭衆 吏典第二條

馭衆之道威信而已威生於廉信由於忠忠而能廉斯可以服衆矣

謝上蔡宰應城胡文定過謁入門見吏卒立庭下如土木人蓋其威信素服其心而然也

薛敬軒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闚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趍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

之偏向

雲谷政要云吏卒處官民之間如頑痰隔上下之焦痛袪此弊要使官民之間洞豁無弊而所謂吏卒亦多貪弊偏苦者飢寒切迫甚可怜惻必須軫念常存彼亦人子之意可也

軍校者武人麁豪之類其戕橫宜厳

凡城中之人其不學無文麁悖不師教者必投軍校挾娼會飲以為職分敺人刼貨以為生理其職總有三路一曰將官即千摠把摠之類也二曰軍官即兵房掌務之類也三曰捕校即討捕都將之類也○將官侵擾冨民為牧者縱其為虐民斯困矣○閫權者民抱狀至門若其所訴關係吏屬閽則

阻之歷日細偟徒失傭雇民竟呼泣而敀牧須先期約束三令五申俾民入庭如入母家乃民牧也猶有犯者宜用上刑○杖權者官怒雖嚴下手猶輕者知有賂也官本無言下手忽猛者知有怨也賂而輕者哂而恕之猶云可也民損財以行賂亦可以懲其罪不忘以重傷爲心怨而猛者曾然視之大不可也亟宜下令使之從輕徵探隱情嚴治其罪○懲權者枷械之蒙脫也詳論在刑典條○邸權最爲民弊國典官屯田大邑二十結中邑十六結小邑十二結此本門卒之饟廩也世道日降守令食之乃以門卒爲外村之邸人面主人一飯之價或至半百一令之傳或討數百麥秋禾秋木棉之秋翁媪雜出徧行求乞或

稱動鈴或稱鈞鯤或稱羅家稅撲之攫之以充谿壑西南方
諸邑又有所謂勤収租即主人役價混同還上之穀作為惟正之
供又與軍吏風約即面任表裏朋奸斂弄軍丁赤子始吣已簽
其名黃鹹新寓遂籍其家牧旣深居何以聞矣徭錢稅錢徭錢
者民庫錢之類倉錢軍錢倉錢者還耗作錢星火雄剝當下畢歛馬弔江牌
放債殖利謂民拒納瞞出朱牌書名於刑杖負欠而逃并徵民間
斯皆郎卒之作奸也大凡催科之法量力以寬之陳義民小
不如意輒以哨官旗牌官困之阨之或差其避者以求行賂
或督令八番以奪農時皆牧之所宜察也軍官或為差使如
得好官打家刼舍索賂徵例凡將差所到瀝酒壓麪殺鷄擊

丞牧宜知此弊除非追捕逆賊不宜輕出將差每見民牧之
不曉事者凡徵稅收糧學自發令之初先出將差名之曰檢
督吏牘摘釜縛宴扰媪凡檢督所過窓户欹傾里閭蕭瑟寧
以催科政拙終受下考斷不可放肆殺人以自積惡也○凡
捕盜軍官毋論京外皆大盜也與盜締交分其贓物縱盜行
賊授以方畧官欲捕盜先泄秘機使之遠遁官欲殺盜陰嗾
獄卒使之故逸千罪萬惡不可殫述最是市場監察例委此
人於是縱盜入市以竊貨賄商賈知此畏之如虎攫米攘絮
莫敢誰何以致物貨不集貿遷路絕其嚴束之方不容小忽
爲牧者宜知此弊別岐廉察執其倡者猛棍嚴懲俾褫其魄

庶乎其害小熄也

門卒者古之所謂皁隷也於官屬之中最不率教門卒或稱曰守或稱使令或稱羅將此輩本皆浮浪無根之物或以倡優投入或以窟儡翻變皆寂賤難化之民也而手握之權總有五事一曰閽權二曰杖權三曰獄權四曰邸權五曰捕權執此五權故下民畏之如豺以諭之民未有拒納者牧宜知此勿放邸卒但令風約督納靡不及矣○捕權者官之召民誰敢拒之或訟民誣訴或軍吏讒訐官則信之輒發差使紅帖到村（卽謄印傳令）原有禮錢富者五百貧者二百怵以朱繩灑酒烹豚一村騷然如逢亂離牧宜知此凡盜賊之

外力遣捕卒◯西路有保率之軍(名之曰奉足)歲徵二百不異軍
簽南方有契防之村歲徵萬錢以免公賦民之憔悴役之偏
苦皆此類之故也官欲罷之輒曰新迎服裝出於此巡歷供
頓出於此若罷此法卽孔雀之尾不可以揷頭乾鵲之衣不
可以桂背上營軍牢無以餉鷄出境吹手無以騎馬官則信
之弛然而卧不知此等弊法皆三十年以來新剏之法然則
三十年以前新官不得赴任監司不得巡察乎保率均播猶
之可也契防多害不可不革罷也◯沿海諸邑其海島之郞
侵虐尤甚諸般作奸十倍於陸地在綏遠懷遠之政不宜越
視其所察眉宜用加倍之力也

門卒例有都頭(都使令)凡本廳所八都頭所食多者十萬(一千兩)
小者五萬凡所謂保卒之錢契防之錢皆八一吻第二座以
下一銖半錢未有分兒昔見西路今見南方皆一例也谷山
有軍需庫歲八錢二千兩其半都頭獨食今改其法門卒三
十名月給錢二兩歲下錢七百二十兩使之均分餘錢二百
八十兩俾作都頭之饟而動鈴釣鯤之習一切嚴禁歡聲如
雷咸曰得當今康津都頭歲食千兩而門卒之數不滿二十
若令一夫月食三兩其數與彼同也不亦善乎諸如此者宜
用此法
恭山筆談云門隸求乞名目甚多正歲則求湯餅之資秋夕

則求荼墓之需芒種則有年麥之求霜降則有木棉之乞遠
行畋則追徵其路費罪罰行則逞討其杖慰種種猥瑣不可
單述或奸婆代行或雇工分出破門打家攘奪唯意號呼煩
寃慘不忍聞牧於上官之初宜問首吏其不合於事理者雖
承訛已久飭令嚴禁若猶不悛罪此首吏蔑不懲矣此等求
乞多係頭領獨吞(都使令)衆小嘍囉不與沾也或曰彼無恒饟
又禁例乞何以活矣不知當門衆隸都無恒饟矣獨一夫是
肥哉若以拎次得差者故時宜令仍差(平生所望值我而不利)其已累
經者不足恤也
官奴作奸惟在倉廒有吏存焉其害未甚撫之以恩時防其濫

諸屬之中官奴寂苦侍奴長立階上片刻不離吸唱(名之曰)首奴
任貿販工奴任匠作(卽工房庫直)廐奴養馬而執傘(卽駈從)房奴煥
炕而視圊(卽房子)牧有所往諸奴皆從其勞若如此而所以酬
其勞者不過曰庖奴(卽肉直)厨奴(卽官廳庫直)諸倉之奴而已所食
者卽落庭米幾苦豈不嗟哉然且倉奴亦兼園丁漢(園頭)一年
蔬菸債高力盡而後乃得此窠故御奴之道惟在撫恤以厚
恩眷其所防奸惟在倉廒之任而已邑例萬殊其或官奴強
盛奸濫多弊者卽宜嚴察以戢其橫○侍奴奸濫者或於訟
民在庭之時官所不言渠自咆喝官所柔言渠自高聲官所
畧言渠自敷衍官所未悟挑發要機官所不飭喝令猛打以

召民譏以損官體若是者宜申飭約束犯者罰之○首奴出

市貿販憑籍官貿輕價勒奪其防奸之法已見前律已條○工

奴掌麻繩草鞋竹器土器鐵器用之無節並請加徵凋弊僧

寺破落店村職此由也恒式之外切勿加徵其或加徵明降

印帖前已見則其奸無所容矣諸色店村或有年例私給工奴

者不可禁斷○庖奴園奴之弊已見前○倉奴濫斛不得不

嚴禁詳論在下還上條今畧之

祭祀燕飲宜以餕餘均惠官奴或凍餒已甚者官賜衣食如

撫家奴斯良牧也伊雖一時呼我上典東俗奴謂主曰上典息不可不

尊也○官家時有不屑之財用之則不廉棄之則無義若是

者分給官奴官婢之勞而無祿者抑所宜也牛贖稅(酒禁之時並有稅)屬公之松馬弔之贖皮筋角之價盜贓之不記主者皆所謂不屑之財也

官婢厥有二種曰妓生一名酒湯曰婢子一名水汲妓生雖貪皆有憐者不足恤也唯不以淫錢纏我衣服斯可矣(延纏飛事已見前)寂是衆矜之物卽汲婢之貌醜者也冬麻夏棉髮如飛蓬而夜汲晨炊奔走不暇牧能於此憐之撫之時賜粟米問其夫家戚其所願(如免軍役之類)不亦善乎凡牧之善治者並有吏慾若三班皆慾不亦苦乎強處任慾弱處垂思不可曰不仁也〇每聞隣邑歌舞行樂賜妓錢數千妓受彼錢認爲當然

我以其半惠此汲婢刻骨之恩終身不忘而彼播淫聲我發
仁聞其利害何如也遞敀之日城南門外妓笑衎衎婢泣漣
漣斯可曰賢牧也○韓禮安丈光傳嘗知數縣於房奴汲婢
息愛偏篤遞敀之日哀泣失聲

淫女屬公之法不見法典不見大明律古者淫婦行淫其本
夫執之情願屬公者屬之近者守令蔑法凡村氓失妻來訴
旣執情願復合者亦皆屬公甚則閭里潛奸者令婢妓告訐
勒屬為婢虛實相蒙寃者亦多盖由官妓姸好者守令一一
携敀官籍日耗以此充之耳且考大明律凡買良為娼者律
例至嚴而官旣携敀其代口為婢者若非買良為娼無緣得

之則贖婢代口之法(見大典)與彼律例兩相矛盾不可行也○凡屬公之婢一入官籍並其子女皆為公賤仁人之政不宜輕施若非本夫情願及淫女自願投屬則不可屬公大典有強盜妻女屬公為婢之文而此法近所不用皆士大夫不讀律之故也按周官司厲掌治盜賊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則此法本出聖經宜修而行之

侍童幼弱收宜撫育有罪宜從末減其骨骼已壯者束之如吏侍童者通引也或稱知印此輩作奸或以偽帖盜踏印信或於科講盜出空帖(照訖帖)或於試場換易房卷(白日場)大抵伺察動靜以宣外間巧飾流言以行譏訐不可以藐小而忽之也

然幼稺之罪不過笞撻今人好用棍梏大不可也○其大者名之曰紙筒通引僧寺月納紙物亦加退斥以立其威不可以不戢也山清縣首通引棍殺紙僧而檢案乃以決棍誤作折困獄久不決朴燕巖趾源查報云決折通音常漢之例習吡隸常漢曰棍困誤讀無識之所致獄情遂明由是觀之此輩不可忽也

用人 吏典第三條

爲邦在於用人郡縣雖小其用人無以異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得人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今人以澹臺氏只作邑子者恐非

也子游得澹臺為佐貳如後世之主簿尉吾東之鄉丞今名曰鄉所故孔子問得人而子游得以是對之若於邑子之中見一賢者則不當曰得人也乃其所以稱譽之言又不過曰絶私殉公而已行不由徑者不由夾門邪蹊出入官府也非公不入者唯國事民事乃入議也此非鄉丞而何欲辨人邪正以任鄉亭之職者宜熟讀此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勉之以舉賢凡為國家者必以舉賢為急道無大小牛刀亦可以割鷄也鄉丞軍校羣吏諸胥以至風憲約正一以得人為務不可忽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師事者有友交者有役使者彈琴身不下

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說苑

鄉丞者縣令之輔佐也必擇一鄉之善者俾居是職

星湖先生曰今佐郡之任有座首別監謂之鄉所其初設法亦好古有鄉所亦有京所擇郡人居于京凡一郡之事必為之調護周旋京所之名見眉菴日記 荷潭錄

世宗大王以忠寧大君爲咸興京在所又松窩雜錄云東萊守將罪鄉所關于京所請遞其任時鄭文翼公光弼爲京所堂上也當時鄉所雖有過尤守令不敢恣意遞易輕施罪罰

今若修舉舊制試其才皃因開拔擢之路亦有補也○案今
唯安東府士大夫猶為鄉所
先朝末年院長李某擬座首首望金丞旨翰東旣經全羅監
司而擬拄副望盖古法也古者八路皆然而後漸陵夷唯安
東尚守古法非安東獨㸦別法也大抵守令為職民命攸係
一夫寃雎萬命顛連故監司以察之都事以督之擇名士以
居鄉所命大臣以居京所關通經制使不得行惡○忠寧大
君其本鄉咸興也鄭文翼公其本貫東莱也今京所之法雖
不能復鄉所之亦用名士宜如安東之法須有　朝令乃可
然也

金禹錫爲安東府使自古重鄕任之選中歲漸輕公莅府聞鶴峰金誠一孫燧素負鄕望署爲座首時年七十餘郎起上謁出語人曰我城主政治洒然實合吾意吾安得不趨命此汝南南陽所以能使范孟博岑公孝樂爲用於郡朝者公之治理於玆可見

座首者賓席之首也苟不得人庶事不理

官旣踰月其座首可仍則仍之如不可仍令以鄕望改差○令曰曾經鄕任而未經首任者並明日來待旣至台見于政堂語之曰官欲於曾經座首中新差座首爾等毋敢讓諱毋敢問議肅然緘口各自圈點可也○乃用一紙列書原任

之名而以次圈點一人圈一名取其多算者差為座首以其次算差為副丞待窠差代○座首宜名曰鄉大丞別監宜名曰左右副丞皆授從仕郎之階每歲考功令監司御史式年各薦九人拔其三人以授京官則淬勵名行者必稍出其間此廟堂之所宜講也西路五營將之中軍皆考課如守令鄉官何獨不然中國丞尉主簿皆考續

北史陸馥為湘州禮待賢德耆老者十人詢之政事號曰十善發奸摘伏無敢劫盜者

李完平元翼為安州牧使治行第一人問政要公曰我得一人為座首凡事問而行之吾何為哉畫諾而已

左右別監首席之亞也亦宜得人評議廳攷

攷要云座首掌吏兵房之務左別監掌戶禮房之務右別監掌刑工房之務（ ）案此卽諸路通行之邑例也西路大邑又或有禮房兵房之名而倉監庫監或至十員宜以六員分差六房座首爲吏房首倉色兼戶房左別監爲禮房（俗謂之官廳別監）軍倉監兼兵房右別監爲刑房（俗謂之監獄）庫監兼工房分授職掌使各照管六房文簿皆令受署凡有作奸使之分過則體貌森整不如今之亂雜矣小縣之俸不能養多員者不可爲此

治縣訣云鄉丞鄉監必當擇人令時仕在廳者各薦三人乃

以薦記出示鄉校使之圈點取其尤者（象山録云一鄉有事（東俗鄉為面）必有舉訴（俗所云等狀）陰察其中可以得人觀其狀貌聽其言論別其愚慧辨其忠詐於是録其鄉里記其姓名以問鄉員以問校儒參伍印證可得其實隨作一案以此填差月用數人未及半歲鄉廳武廳風憲田監無一而非一縣之望者也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丞尉俸薄以己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

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取其所長則世無棄物此用人之法也

苟不得人備位而已不可委之以庶政

黃霸治隷州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曰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象山錄云守令之權不過笞五十自斷令法綱鮮弛鄉廳吏廳決笞無算軍官將官用棍無度民何以堪矣牧宜私為約

吏曰鄉廳皆不過十度止於邑民（外村之民勿許之）吏廳皆不過十度止於官屬（凡民勿許之）軍官將官棍不過三度止於卒徒（凡民勿許之）犯者嚴治　守令不曉事不自勵者委政鄉廳凡軍訟賦訴並令查稟座首與吏明奸或受賂而行私或匿奸而誣直座首之權重一邑凡以是也查稟二字切勿口呼如有不得不詢問者直於面前召而問之民伏於庭聽其所對如有可疑使民自辯則其事易查民不稱寃矣

每見奸鄉凡有軍訟得查稟之題遂於訟民受賂數千（數十兩）除其簽名軍吏未飲實不代簽及其收布之月奸鄉自備米布以給軍吏二朞之後還徵其民則本食者數千還吐者四

百而已（甲布一疋其錢二百餘）民愕而號則奸鄉猾吏互相推諉民欲訴官則虎豹守閽悵然而反若是者鄉里之恒事也牧如知此查禀二字其可以出於口乎

凡善爲牧者座首不堪閑寂象棋以消日欠伸以就睡旬輒受由月輒乞遞斯賢牧也雖然未滿二朞勿許遞○然此禮貌不宜大慢凡有罪過宜諷以退之如有大罪宜先遞其職乃命拿入刑必報營答不輕施以尊其禮貌以礪其廉恥不宜雜施箠笞還復行公以淆其禮俗也

善諫者不忠好諫者不僭察乎此則鮮有失矣

茶山筆談云縣令雖早有君道焉力排諂諛翕受諫爭不可

不自勉然吏奴地卑諫固不敢諂亦不便唯鄉丞首板之等舉顔察色可以盡言於是阿諛順旨導之為惡謗毀如沸乃曰頌聲載路黜罷有機猶云久任無慮牧欣然以為此人獨忠不知營繳訖到查獄怨起則昨日面諛之人自作證保以發微奸而其或隱忍而掩覆者乃前日爭執可苦之人也為牧者必須猛省

童恢瑯琊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詣闕獨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論者歸矣

長樂陳希穎為果州户曹有袛官不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

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秋滿將行廳吏將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某號篋皆金也郡以其事付戶曹戶曹受命不樂曰居官之時不能懲艾使遂其奸今去也反以均言居之可乎因遣人密報稅官稅官乃易其字號亂其次序遂得無事○幕屬亦有臣道凡人臣能諫者能不背其主凡為人上者宜知此理

風憲約正皆鄉丞薦之薦非其人者還收差帖

凡鄉廳差任唯視賂物其約賂圖差者必是奸民廢農業酒出入城府多年作奸以為民蠹者也每差風約申飭鄉丞盡心擇人苟非其人官當還收差帖申飭如此而猶非其人者

便當如約○鄉曲賤流多以風憲視為苹職新差者雖逢汰
出若其差帖不収則賂物不吐故官令雖嚴終不擇人故収
帖為擇人之妙法也○風憲或稱尊位邑例萬殊軍保簽丁
或風憲為之或約正為之凡執簽丁之權者周行閭里討索
無厭叫聲一發已錄其名病者新寓先記其疤宜別歧慮探
執其實跡重治如法○又凡此輩凡軍錢賦錢皆充其嗉逋
負既重再徵民間歲不下數萬是皆奸鄉猾吏與之朋奸分
食其贓者也風約差出之日台座首軍吏約曰此人負欠則
座首有誤薦之咎軍吏有掩匿之罪當令二人補充其欠余
不食言後不再徵於民戶三令五申其事既發便當如約

南方又有所謂年分別有司以掌田結収簿別有司以掌戶籍西路有鄉長坊有司南方有執綱契有司猥瑣名目不可殫述一有名目皆能侵虐小民貽害村里其可罷者罷之其可存者擇人以授之考其功罪大凡治道在於得人雖閭里小胥必以擧賢能爲心使四境之內肅清整齊有唐虞三代之象斯良牧也推是以往可以爲天下國家也

軍官將官之立於武班者皆桓桓赳赳有禦侮之色斯可矣首校之受賂差任與首鄉同其申飭収帖皆如上法則可以得人也凡觀人本在威儀武人尤重身手短如侏儒陋如毗隸魚吻犬額形容古怪者不可使立於班行與共臨民也設

有警急事迫吁吸而部内之英豪俊傑素無相習將何以應
變哉時雖太平邑雖殘小収拾人才不可不盡心也
韓祉為郡縣撫愛軍校未嘗妄加桎杖曰昇平日久吾年方
壯興時或受命鎮邊未可知也不以誠恵結其心於平日而
臨難得力難矣吾故推心置腹要使一境之人知緩急不可
負耳

其有幕稗者宜慎擇人村忠信為先才諝次之
義州東萊江界濟州及諸兼防禦使者皆辟幕稗如監司節
度使也士大夫廉防日壞棉歷牙部柴市估人曽有假貸之
患者皆辟為賓佐而武弁及卿大夫之僕子咸與為伍狎妓

朋吏欺主剝民以貽難洗之羞者多矣牧宜知此必於潔清之地選取其忠信解事者（中人亦須取世錄之家）以居幕中

蔡樊翁為咸鏡監司辟丁公道吉為裨將故例六鎮收細布能於飯鉢中盛一匹名曰鉢內布丁公到邊邑凡以鉢內布來者悉却之曰使爺有令令收次細布來再三差擇受布至府中女妓吏校咸譍不信曰生來不見此惡布內外譁然樊翁心善之謬謂曰君受惡布來貽笑府中何迂昧至此丁公曰我雖迂獨不知鉢內布哉顧使爺遣裨將不宜收此布故宣德意耳爲府中交讁請解去樊翁前執手慰之曰吾雖不及孟嘗君獨不能為馮驩耶待之加厚府中不敢復言

李叅判義駿為黃海監司辟尹光于為裨將時海州營庫之錢四萬兩虧欠管庫者例以錢四百兩賂戶房裨將包反庫日勿發房妓按例以賂票示之布衣却之曰八月秋巡將發之日吾當告之趁此賠補填其原額可矣賂錢亟宜入庫猶可以當百一也竟亦不言至期果告之

鄭判書大容為全羅監司辟金東倫為裨將康津書客有稱知穀簿舞奸之法者余嘗從容問之曰全州戶房裨將前後數十年孰稱神明能不受吏瞞也書客答曰一升一龠終不能瞞過者唯金東倫一人其餘未之聞也

舉賢 吏典第四條

舉賢者守令之職雖古今殊制而舉賢不可忘也

堯舜三王之法太學教國子以爲世卿司徒教萬民以賓賓興得人用人由此二塗自漢以降二法俱壞唯使郡守縣令察舉賢能登之朝籍而漢代得人之盛亞於三代隋唐以降詞科取人世道日卑而猶令郡縣歲舉才學謂之鄉貢則舉賢者守令之本務也○國朝亦有郡縣薦人之法而有名無實然其爲職分之所當爲則不可不知也近世南藥泉按藩而歸必薦本道人材屢見章奏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本當如是有志之士身爲民牧其可以忘此義乎

漢高祖詔曰今天下賢者智能吾能尊顯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文帝詔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詔稱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武帝又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臣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反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小隨郡議制

唐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投牒自舉非先王待賢

之意請令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
勿自投牒
宗太宗七年詔諸州長吏解送舉人取版籍分明為鄉里所
推仍十人為保保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真宗
元年密州發解官坐薦送非人當入金特詔停任因詔告諭
諸路以警官吏
經行吏才之薦　國有恒典一鄉之善不可蔽也
國朝原倣古法每至式年令郡縣薦賢中世以降黨議漸痼
非其黨者郡縣所薦不復選用故此法遂為文具然蔽賢之
罪歸於不詳寧適不用向得不薦今郡縣薦狀例以無乎應

之無予備言無是也不亦謬乎遐鄉冷族不沾仕宦一經薦報子孫
稱述苟有其人豈可曰無乎武人不責備一鄉之善十室之
忠理所必有薦舉不可已也今唯嶺南之薦銓家以時收用
續大典曰各道前銜謂曾已仕者反生進經義曰生員詩賦曰進士幼學白徒也
之才行表著者每式年歲首子午卯酉年一鄉人保舉于守令邑人
薦于令謂之保舉報觀察使抄薦下三道無過三人上五道無過二人或所薦人名實
不副年歲冒錄者生進取三十以上幼學取四十以上論罪○凡薦狀之法書
其姓名下注八字題目若曰李某窮經不懈睦親有規又有
吏才之薦一縣各薦三人監司報諸邑之薦又拔三人以報
于吏曹也○宜採一鄉之論使物情允協乃無咎也余見近

日此事亦皆以賂物取舍冨人之積失人心者多八孝行之薦尚亦何言

科舉者科目之薦舉也今法雖關弊極必變舉人之薦收之當務也

科者科目也漢代有賢良方正之科有直言極諫之科有孝弟力田之科有茂才異等之科武帝定四科之目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略材任縣令有才堪將師之科有文中御史之科有醫卜之科有天門算數之科隋唐以来有詩賦科有明經科有宏辭博學科郡縣之長薦而舉之則稱舉者

應舉而起此之謂科舉也吾東科舉本無科目之分亦薦薦舉之法冒名科舉而其實非科舉也吾東有冒名者二奏績而后考績法也吾東不奏而考之舉賢而后應舉法也吾東不舉而應之此二者天下之笑囮也今科敝無紀已到極盡地頭物極必變公議漸起意者郡縣薦舉之法終必東漸矣爲牧者宜如此意

中國科舉之法至詳至密放而行之則薦舉者牧之職也

明清之制凡提督學政之官十七省各置一員三年則瓜滿吏部開列文學人姓名請旨簡用亦或以府丞兼理（奉天府）或以巡道兼理（福建臺灣等）並令親臨考試今年設歲科明年設鄉

試又明年設會試試以兩場初場四書文二篇經解二篇二
場策一道論一篇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周而復始三年則
遴任也　其諸縣教官則吏部遴授令赴本省撫臣考試考
居一二三等者準其赴任四五等令歸學習待三年再考六
等者革職其赴任者訓飭士子面加考試列用四書文一篇
排律詩七首荷傘刻木為柱削木為槍名曰先接之軍或稱
隨從或稱奴儒以此之故科場淆亂隊闘相殺往往中試者
出於此類富民之子一字不學買文買筆納賂占額者居其
太半國家用人之路惟此而已豈不寒心〇今式年之秋郡
縣修赴舉狀報于京試官或者此法即古鄉舉之遺意守令

修狀唯以能作科文者錄于成冊其猥雜不文者嚴禁冒赴
庶令士風小清民產不破雖洪流巨浸非隻手所能障而不
自我手推波助瀾亦無愧於心矣○科弊令至極盡地頭意
者有渝如有令申其貢士宜一心秉公
嚴宗為上高簿漕使以試官袂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
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
翌朝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
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中國亦有此弊
部內有經行篤修之士宜躬駕以訪之時節存問以修禮意
凡為天下國家其大經有四一曰親親二曰長長三曰貴貴

四曰賢賢識甸文明之地不能盡然而遐遠之鄉其責者賢
者尤當致敬雖無雅契宜即尋謁佳辰令節饋以酒肉不可
已也雖草芧寒畯能以學行自礪名譔策論中一衡定等次
上于學政（即提學）○按吾東無教官無提學其生員選舉之事
唯郡守縣令任其責而已（其舉額分定之法並詳科制考今姑略之）
禮部則例云奉天府府學額進六名承德縣學額進七名廩
生十名增生十名二年一貢○順天府府學額進二十五名
大興縣額進二十五名宛平縣額進二十五名廩生八十名
增生八十名一年兩貢○十七省諸府諸縣其額進廩生增
生之額各有多少或三年一貢或五年一貢（遐荒無文處）又有董

生青社諸名不在貢進中○按今日救弊之責唯有定擧額
三字而已若定擧額其選擧之至公至明非牧之所宜務乎
科擧鄉貢雖非國法宜以文學之士錄之于擧狀不可苟也
我邦科擧之法始於高麗光宗之時柴周人雙冀隨詔使出
来病不還國乃以科擧之法傳于我邦不知當時何不以鄉
擧之法詳明傳授中國之法自古及今有擧而後應擧吾東
之法本無擧者猥稱應擧名實不允皆此類也所謂科儒項
羽沛公之題能作二十韻風塵八年之句便稱才士其餘習
松板筆陣圖自稱陣體與彼換手謂之綰手此其上焉者也
其餘皆揮拳突目負苫一鄉者宜屈駕相顧以為華門之光

此所以勸善于民也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